

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教學群組  
2021 文化資產學院人才培育計畫  
文化部補助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路

# 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 現代詩選本

張日郡兼任助理教授／編選

中正大學中文系、通識中心



# 目次

前導 現代詩是什麼？ .....	1
一、詩是什麼？ .....	1
二、現代詩的外在形式問題 .....	5
三、現代詩的不同類型 .....	7
四、現代詩的內容問題 .....	8
五、現代詩的解讀 .....	10
單元一 人與動物園 .....	18
李振豪〈動物園沒有〉 .....	18
楊雲萍〈動物園詩抄——在臺北圓山動物園〉 ..	20
陳克華〈動物園筆記——二〇一二柏林動物園所見〉 .....	22
陳克華〈動物出走動物園〉 .....	26
陳秀珍〈動物園〉 .....	28
盧駿逸〈動物園〉 .....	29
質南〈悲傷動物園〉 .....	30
謎〈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 .....	31
張日郡〈籠中哲學家——兼記 2016 辛辛那提動物園槍殺銀背大猩猩事件〉 .....	32
張日郡〈孤獨學者的現代絕句〉 .....	34
蕭詒徽 .....	36
黃梵〈虎〉 .....	39
張繼琳〈白蛇外傳〉 .....	40
方子齊〈動物園〉 .....	41

	格子貓〈職場動物園〉 .....	42
	曾元耀〈雲豹還在嗎？一位田野調查者的報告〉 .....	44
	張日郡〈拉庫拉庫溪——給台灣黑熊〉 .....	46
	陳黎〈動物搖籃曲〉 .....	48
單元二	公理與正義等諸問題 .....	50
	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	50
	林欣曄〈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 .....	56
	陳克華〈沒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幻覺〉 .....	59
	唐捐〈有人問我唸完博士能損馬的問題〉 .....	62
	廖偉棠〈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	66
	柯蘿緹〈有人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	68
	洪崇德〈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324 行政院 血腥鎮暴有感，兼致楊牧〉 .....	70
	蔣闊宇〈我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 .....	73
	鄭哲涵〈我不會過勞死〉 .....	75
	洪崇德〈誰只能無力聲援——誰的勞動部為資方勞 動〉 .....	78
	郭哲佑〈致一年中失去的七天〉 .....	80
	崎雲〈我沒有一雙足夠好的眼睛〉 .....	83
	栩栩〈女工之歌〉 .....	86
	瞇〈他們說〉 .....	86
	鴻鴻〈我現在沒有時間了——為抗議勞基法修惡的 絕食勞工而作〉 .....	88
單元三	原住民詩選 .....	90
	莫那能〈落葉〉 .....	90

莫那能〈遭遇〉 .....	92
瓦歷斯·諾幹〈關於泰雅 (Atayal)〉 .....	98
陳黎〈擬泰雅族民歌(五首)〉 .....	100
黃岡〈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	104
朱國珍〈Nhari〉1-7 【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 首獎】 .....	106
單元四 文學獎攻略 .....	108
張英珉〈阿巴斯還沒醒來〉 【第二屆林榮三文學 獎新詩參獎】 .....	108
陳宗暉〈舊傷〉 【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 獎三獎】 .....	111
游書珣〈穿過葉尖的名字〉1-7 【第 35 屆聯合報文 學獎新詩·大獎】 .....	112
蕭詒徽〈並不〉 【第十二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 獎】 .....	114
楊書軒〈桃花源 2010〉 【第 33 屆時報文學獎新詩 首獎】 .....	116



## 前導 現代詩是什麼？

詩人是最糟糕的，他們的作品完全不適合以影像呈現。某個人端坐桌前或躺靠沙發上，靜止不動地盯著牆壁或天花板看；這個人偶爾提筆寫個七行，卻又在十五分鐘之後刪掉其中一行；然後另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誰會有耐心觀賞這樣的影片？

——辛波絲卡〈詩人與世界——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辭〉

### 一、詩是什麼？

（一）波赫士著，陳重仁譯：《波赫士談詩論藝》，時報，2005。

- 我的大半輩子都花在閱讀、分析、寫作（或者是說試著讓自己寫作），以及享受上……我已經快要七十歲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都貢獻給了文學，不過我能告訴你的還是只有疑惑而已。
- 每一次讀詩都是一次新奇的體驗。每一次我閱讀一首詩的時候，這樣的感覺又會再度浮現。而這就是詩。

- 總結來說，我要說的是我們都犯了一個常見的通病，我們常會因為無法為某些東西下定義，就說我們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我或許會說我們只有在完全一無所知的情况下，才能為某些事情下定義。
- 我引用了一句聖·奧古斯卡（saint Augustine）的話，我覺得這句話在這裡引用相當貼切。他說過：「時間是什麼呢？如果別人沒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是知道答案的。不過如果有人問我時間是什麼的話，這我就知道了。」

（二）瑪格麗特·愛特伍著，嚴韻譯：《與死者協商》，麥田，2010。

- 「一個偉大的詩人，一個真正偉大的詩人，是全世界最沒有詩意的生物。」《格雷的畫像》中的亨利·渥頓勳爵如是說，以邏輯的結論戳破早期浪漫主義對大師人的看法——其邏輯是：如果詩是自我表達，偉大的詩人把自己身上的精華都放進詩裡，那現實生活中剩下來的他也就沒多少了。「比較遜色的詩人實在非常有趣……」亨利·勳爵說。「光是出版過一本二流詩集，就足以讓一個人變得充滿吸引力。他把他寫不出來的詩全都當成生活來過。其他人則是把自己不敢實踐的東西寫成詩。」
- 寫作或許有關黑暗，有關一種想要進入黑暗的欲望與強迫感，並且，幸運的話，可以照亮那黑暗，從中帶些什

麼回到亮處。(頁 23)

- 在這種條件下，我是怎麼變成作家的？這並不是我當時順理成章該做的事，也不是我的選擇，不像有些人選擇成為律師或牙醫。事情就是那麼突然發生了，1956 年，我放學回家路上穿過一片足球場之際，在腦海裡作了一首詩，然後把它寫出來，之後寫作便成了我唯一想做的事。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這首詩寫得不好，不過就算知道，八成也不會在乎。深深吸引我的不是成果，而是那個過程，那種觸電般的感覺。(頁 47)

(三) 葉嘉瑩/口述, 張候萍/撰寫：《紅蕖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大塊，2014。

- 中國的傳統都說，詩是見靈性的。從小孩子脫口而出的詩句，就大概可以看到他的性格，看到他一生的遭遇和命運。(頁 78)
- 我講這首詩就是想說，一首詩就是把話說盡了，就是把什麼樣的感情，什麼樣的悲哀都說出來，是同樣可以使人感動的，因為杜甫的感情果然是這樣的真摯，果然是這樣的深厚。所以他就是都說出來，你仍然受到他的感動，因為他的本質就是真摯、深厚的，他不怕在你面前展現、流露他所有的情感。可是如果你本來就是膚淺的，或者本來就是虛偽的，你都說出來就什麼都沒有了。所以有的詩不能用白話都說完了，說完了就沒有餘味，詩

是要有餘味的。可是詩不是你不說出來就有餘味，人家杜甫都說出來也有餘味。只是一般的人，不得不遮遮掩掩的，才好像有餘味。因為他本來就很淺，如果都打開，人家一看，沒有什麼東西，就是這個樣子嘛！所以他不能全打開給人看，只好用盒子包的票漂亮亮的就是了。  
(頁 340)

- 我的老師是說，你要做一個好的學生，你只能跟隨老師是不夠的。我的老師還常常引用佛家的說法，「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頁 346)
- 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動力，其實就正是因為我沒有要成為學者的動機的緣故，因為如果有了明確的動機，一旦達到目的，就會失去動力而懈怠。我對詩詞的愛好與體悟，可以說全是出於自己生命中的一種本能。因此無論是寫作也好，講授也好，我所要傳達的，可以說都是我所體悟到詩歌中的一種生命，一種生生不已的感發的力量。(頁 453)
- 真正偉大的詩人是用自己的生命來寫作自己的詩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來實踐自己的詩篇的，在他們的詩篇中，蓄積了古代偉大詩人的所有的心靈、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而我們講詩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過詩人的作品，使這些詩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機會。而且這個再生的活動中，將會帶著一種強大的感發作用，使我們這些講者與聽者或作者與讀者，都得到一

種生生不已的力量。在這種以生命相融匯、想感發的活動中，自有一種極大的樂趣。(頁 453-454)

- 我的老師顧隨先生曾經說過：「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體驗過樂觀之生活。」……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禍福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廣大、更恆久的嚮往和追求。(頁 464)
- 我真的覺得，什麼東西你一寫下來，到時候一念，它就沒有一個再成長的過程了。我在講的時候，我不寫出來，雖然這些東西以前也講過，可是到時候它還是在現場新鮮捧出來的，我當時也在感動之中，所以才能帶同學們去感動。(頁 465)

## 二、現代詩的外在形式問題

### (一)「分行」的概念

- 詩的分行問題，從前的古典詩不會有，因為行數受格律的所限定。即使是新詩中的新格律如十四行詩，四行體，五行體，八行體都不會有分行的困惑。……自由詩的一般規格是「詩無定行，行無定字，詩句長短不齊」。……詩既無既定的行數，又無既定的字數，於是某些自由詩

人為了讓詩句呼應自己所要表現的思想節奏，而隨意折句建行，或斷句建行。——向明《新詩 50 問》

- 詩分行，可能有以下幾點主要原因。(1)視覺感。(2)節奏感。(3)字詞或語氣的強調、轉折。(4)意義的區隔。(5)閱讀或書寫的特殊需要。
- 以現代詩的「行數」來說，有區分為一行詩、二行詩、小詩、短詩、組詩、長詩等等不一而足。重點在於詩人想要傳達什麼意念，而選擇了這樣的行數。換言之，能將內心之意寫盡，即是行數的意義。

➤ 林亨泰〈風景 No.1〉

農作物的旁邊還有農作物的旁邊還有農作物的旁邊還有陽光  
陽光晒長了耳朵陽光陽光晒長了脖子。

➤ 洛夫〈買傘無非是為了丟掉〉

買把傘吧傘黑著臉不表示任何意見無聊的日子偏逢下雨非非  
主義者麇集在成都一家茶館是了，這次討論的主題是為何人  
人都需要一把傘，為了遮風擋雨？不，為了丟掉。

（二）關於現代詩的「題目」

- 真正可作文章之冠的應該是文章的題目。通常我們看一

篇文章總是先看題目，然後再看內容。如果題目吸引人，跟著我們就會好奇的一直看下去。小說、散文，評論文章都必須有一個醒目的題目。……洛夫，曾在他早期的詩集《石室之死亡》序言裡，把詩的題目視為大衣左邊的一排鈕扣。——向明《新詩 50 問》

### （三）現代詩裡「標點符號」的運用

- 該不該使用標點符號，完全憑寫詩人個人的喜好和習慣。……標點的功用是在協助文字說明意思，加強文字表現語氣，這對有連續性的理論文章、小說、散文、戲劇絕對有其必要。而詩乃獨立性的行句，分行分段就可表示意思的先後和間隔，整體讀來就可獲詩的含意。因此詩的獨立性就代表了詩的標點。——向明《新詩 50 問》

## 三、現代詩的不同類型

### （一）以題材來分類

- 史詩、政治詩、抒情詩、鄉土詩、城市詩、科幻詩、人物詩、童詩等。

### （二）以表現手法來分類

- 寫實詩、超現實詩、浪漫詩、意象詩、新古典詩、情色詩、後現代詩、圖像詩等。

（三）以作者的敘述觀點來分類

- 獨白體、書信體、寓言體、旁白體、詠物體等。

## 四、現代詩的內容問題

（一）「意象」的概念

- 意象就是人內心世界中的內在圖像，經過語言或文字、甚至於各種藝術的表現形態書寫、描繪於外的表現形態。……將人的思維層次分成「意→象→言」的遞進程序。——丁威仁《戰後台灣現代詩的演變與特質》
- 我以為一首詩若只有很多 image 的發展還不能算是好詩；不管是單純或繁複的 image 只要能很準確的表現，就可能構成好的作品。——趙天儀《笠》40 期。

（二）寫詩是為了反映現實？

- 現實不是詩，但它是詩的素材。……詩不是報導事件，

而是把事件導入戲劇性的場景。……詩可能是人本和格物的交融。以人的詩眼看穿現實的本貌，以意象呈顯形象的本質。——簡政珍《詩心與詩學·詩和現實的辯證》

- 詩人寫詩，並不是單純反映現實，或純粹客觀地描寫或敘述事實或現象，而是透過詩人的心靈，對事實或現象的一種把握或洞察。……純粹客觀的寫實，沒有詩人發揮想像力的餘地，因此不是藝術的創造。——杜國清〈詩與自我〉

### （三）詩的語言與結構

- 「詩」之語言，一般說來，極少脫出隱喻、象徵系統，藉由意象與意象的「互為營構」，交織、透顯出作者深沉多維之心象(意)，否則易為散亂，或有「任意詮釋」之弊。——詩人張至廷自編現代詩講義
- 「明」常常是詩的大敵，「幽隱」則是詩的門戶，所以我們讀詩的心情常是「探幽訪勝」而非「按圖索驥」。詩與論述之不同，在於其將確定或不甚確定的情懷透過一種「醞釀化」、「豐富化」或「浸染化」等等的手法，穿透詞組的限制，讓思緒自作一種自由的游蕩。——詩人張至廷自編現代詩講義
- 有時候個別詩行看來像平白的散文，但其詩意建立於整首詩的戲劇性，整首念完有迴風突轉的興味或反諷，這

時仍是首成功的詩，而不是散文。——簡政珍《詩心與詩學·由這一代的詩論詩的本體》

### Q、辨別新詩與散文的差別？

- (一) 新詩語言與日常用語。
- (二) 新詩是跳躍的，散文是因果的。
- (三) 新詩曲筆，散文直筆。

### Q、辨別好詩與壞詩的評準？

- (一) 詩貴獨創：包含題材、知性、感性及表現手法的獨創。
- (二) 語言技巧：詩要凝鍊濃縮，精準表達其經驗感受。
- (三) 內容形式：詩的呈現形式與內容可以相互配合。
- (四) 詩的完成：結構、情感與語言可以三方搭配。

## 五、現代詩的解讀

- (一) 詩的獨立生命與誤讀？詮釋一首現代詩，不知其人其世，可否？
- (二) 詩的題目、序言、後記：閱讀這些可幫助我們建立理解現代詩的門道。

- (三) 初步閱讀詩的外在形式與內容：閱讀過程中，留意詩歌的分行、意象、節奏及標點符號，同時結合詩中的內容合觀，透過想像力、聯想力的方法去詮釋它，最後問問自己是否能理解詩中想要傳達的東西。(若還是不懂，多朗讀幾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 (四) 尋找你自己認為詩中最主要、最特殊之處，並問問為何我喜歡／留意這段？這段在整首詩的重要性是什麼？延伸出去，是否有閱讀過同樣題材或相似之作品。
- (五) 尋找評論這首詩的文章，完成一次詩作的解讀。
- (六) 對於創作者而言，可以問問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寫？

(一)〈關於愛情〉

關於愛情這場陰謀的風暴  
在襲捲熱力與酒精之際  
在散發苦惱的龍涎香精之際  
是水手畢生狂熱的生存意義  
咀嚼了起伏剩下的浮沫  
在風平浪靜的喘息中  
悄然，死去並安撫無力的海洋

麝香呵，你這 Pandora 的花浪  
隱起你崎嶇的身形躡行  
像一群沒有紀律的小矮人  
正分食一頭祭神的羔羊

羔羊既然在神的殿堂被  
無端墮落，當然具體的奉獻  
是精神的蜜糖，總比  
神的饑餓來得可靠而實在些

枯骨呵，妳也曾擁有愛情嗎？  
我從妳傲慢的消瘦中得知  
偉大愛情病態的永恆  
你的鎖骨如此細弱何以承載  
狂放的思潮，作為各種無預警的衝擊  
而也不甚堅強的股骨如今  
停止擺蕩，似乾涸的海洋  
你必遭奉獻而遺棄，不如枕頭的柔軟  
唉！你這愛情的殘渣

（二）喜菡對本詩的解讀：

推敲再三，總算能體會一二  
這首詩的內涵，希望不是又一次的誤讀  
以三段式，對愛情有了深入的探討  
首段愛情是風暴，戀愛中的人就如無助的水手  
任其摧折，最終嚥氣時，尚須勇士般地去安撫海洋  
多寬大的胸襟啊  
不過，戀愛時能有這樣的氣度是令人佩服的  
第二段是譬喻為麝香  
是一種有強烈香氣的香料

取自香麝子的香腺，通常在交尾期最旺盛  
譬喻成愛情似乎暗示著愛情中"性"之必需  
而最末段的枯骨是對永恆的愛情  
發出深沉的懷疑，似乎聽見作者痛澈心扉的低聲控訴

（三）詩人張至廷對喜菡與本詩的回應：

看了喜菡的評語，真讓人覺得讀詩倒像是一場戰役；得隨時戰戰兢兢研判敵情，深怕誤用形勢……這不難體會，有時候我們的閱讀的確如此；當我們被引動一種深微的不確定感時，為了攫住那思緒，或是亟於「辨味」，就會如此；然後我們的心靈便有了一種新的體驗。……可是，另有一種情況，就是實在寫得不通，致令即使「合格的讀者」（對應作品）亦陷入「猜謎」的窘境；但這種情形並不常見，因為「合格的讀者」就是「明眼人」，識得破的。不過，許多「明眼人」同時極為謙遜慈悲，常常情願假設自己「認識或許不夠」……，希望我的情形不要是後者才好……

先簡單說一下「關於愛情」寫作的原始意念。第一段以水手、海洋、風暴的交互關係寫愛情的飄忽、自然、傷害、必然。水手都知道憂懼風暴，但內心當中實難免有一股希冀與之抗拒的欲望，故選擇海上生涯。水手都詛咒風暴，但風暴像酒精一般激發水手「征服」的雄心與熱力；在征服的同時，對於風暴的詛咒便化為一種龐然、濃烈的勇者的芬芳（龍涎香，取自於大海的雄者，巨鯨）。我們設想一個畢生航海的老水手，倘若他的回顧是「我一生風平浪靜」，則那是難堪的；

唯有百劫餘生才能贏得尊敬。「風暴」實在是水手的生存意義，但水手常在躲避及不自知(不自知對風暴的需求)的情形下，一次次地被捲入(所以說是「陰謀」)，終至走完驚濤駭浪的一生，復歸平靜。在咀嚼完了風暴之後(死去)，唉，才知道沒有風暴的海洋(平靜，也就是缺乏愛情的人生)，其實是一片廣漠的虛軟、無力。

道完了愛情是一種需求後，第二段寫愛情「是無法抗拒的引誘」，所以用「麝香」及「Pandora」勾起「不可遏抑」的懷想。人是饑餓的，所獻的「牲」是人們肉體所需的安慰；獻牲的對象是神，是人們精神所需的安慰；故「具體的奉獻是精神的蜜糖」。但人們對於精神，總覺得較為空虛而不易掌握；經常寧願尋求較易追求的肉體快感。當人們的精神層面趨於薄弱時，情愛被動物性腺體(麝香)充分引誘後，對於真純或者崇高的愛情便要產生 Pandora 式的猜疑與好奇；神不是肉體，既不能享牲(認為愛情的崇高面等於「虛假」，相當於失去信仰)，因此「奉獻」是不實的，「精神」是沒把握的，不必復又捐棄及時的肉體安慰。也因神不能享牲，故神是饑餓的；因「愛情」要在精神層面取得滿足，遠遠難於獲得「肉慾假相」的愛情；故，人們常困處於「愛情的饑餓」中，而抵受不住「慾情」的引誘。於是，如 Pandora 般不安定的渴慾因子便一點一滴，似花浪般的「躡行」而出，然後終於狂瀉奔流，「像一群沒有紀律的小矮人 / 正分食一頭祭神的羔羊」，也就是將愛情落於「相」來領受(因為沉迷於動物性腺素的結果)，所以是「羔羊既然在神的殿堂被 \ 無端墮落」愛情被這樣看待，總讓人有點兒無辜的感歎吧。這是第一層

意思，寫愛情的「肉體與精神面」或「表相與內涵(實質)」的對應；往上一層的意義，則寫「愛情與宗教」或「情感的需求與自我理性完成」的對應。在不同的意義裏，其「(…)與(…)」中間的對應關係是相類的，只看讀者如何看待此詩，而自會調整出不同的「詩情」。

上面兩段的分析，其實是很不完整的，充其量只能說是「面相的粗略模型」。如果一首詩能被如此解析，而且就此算是已經「讀了」，那麼實在也只能算是一種貧乏的文字遊戲。唯有其中可以引動，我不能(也相信沒什麼辦法能)說出的思緒與情境等等，才是我真正要寫的。不然，就這些材料、認知，乾脆作一篇論述，必定要比此精采許多。於是，我想，分析了前兩段已經夠了，第三段則完全不想說明。

第一、二段我是從自身較為確定的看法、觀察出發，將自己推入觀察到的情境中去實地觸摸；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反省式的向前觸探」。第三段雖也是如此，但我還「偷窺真理」。為什麼說是「偷窺」？因為「看」是「視觀」(vision)，含有「辨別」的成份；「真理」不能「當然」，須「看」而「到」，就是「外於真理」，就不是「了然」，則「看」也只能是「偷窺」，不是「直視」(照見)。然而終究看到了沒？這個問題只能先留著……。

上面說了這些，其實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解釋這首詩，我只想對於喜菡所謂「誤讀」提出一點看法。從上面我對於本詩寫作的原始理念自述，和喜菡對本詩的看法相對照，可以

看到若干的相異之處。但這算不算是「誤讀」呢？我想，「讀者與作者」、「讀者與作品」、「作者(亦兼讀者)與作品」是不同的三度關係；當讀者與作品發生連繫時，這中間的「感會」或者並非相等於或一定相類於作者的創作意念。

有一些派別的學者認為「作者」與「作品」是截然二分的；比如康德所謂「追溯作者意圖的謬誤」，新近流行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概念等。這樣的理論，並非是完全說不通的，且有時在閱讀上，這也是一種真切的情形。比如作者寫「情愁」，然而讀者對於作品的感悟卻可能是「生命的急迫」或「慾念的不滿足感」……甚至關聯更為淡泊，甚至相反的感觸；所以，如老子「清靜無為」的學說可以推出申、韓一派，也並不是什麼怪事。如果單就作品而言，並且站在「純讀」的立場觀看，只要「讀者自身的情感及思維」可以因作品「被導引至深沉或純粹等的境地」，則此作品無疑是優秀的；不論作者與讀者是否形成感受思維的共識，「好的作品」已經建構了一個「格局完整精謹的道場」，作者及不同的讀者其可進入自作不同的「證悟」；甚且可以是更高深的體悟。在這樣的理解之下，「誤讀」一說不必成立；「讀」之一事，只有高下淺遠之別，並沒有對錯之分；而作品的優劣，將判在「完整」、「純粹」、「精緻」、「觸引」……等的「相構」。

但是，這樣的說法只能是「文學效用」的一種「偏識」，而非「概識」。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他的「藝術論」裏說道「祇要視者聽者能感到創作者同樣的情感，這就是藝術。藝術行為是引出自己所受的情感，而藉著行動、線、顏色、

聲音以及語言所顯出的樣式，來傳達情感於他人。藝術是一種人類行為，其中一人以一定的外部標準傳達所受的情感於他人，他人對這種情感也同樣的感受起。」(第五章)其中「對這種情感也同樣的感受起」一句雖嫌武斷，但讀者與作者因著「作品」而產生相類的共鳴，這卻不是什麼稀奇事；對於許多的作者、讀者來說，這且是「作品」本身最重要的效能。除非作者只情願寫些連自己都不知所云的文字，不然，願意「被了解」或「作品之表達被了解」應是人情之常。基於這樣的前題，「誤讀」確然可能發生。

而我以為，作品的閱讀，是可以容許多度向的。所謂「誤讀」，對於某些作品或某些狀況下，的確是極不相宜的。但若純就「文學欣賞」的本位而言，有時「非正解」(又不是猜謎遊戲！真的)是被容許的，有時「讀誤」是無關緊要的；甚至，它可以是作者刻意製造的迷茫歧路。例如洛夫作品「石室之死亡」，「石室」之不作解，有些讀者並不知道其創作所原為「金門坑道」；此時，讀者單就詞意所衍生的象徵意義，極可能遠較作者原初所想更為豐富、多巧，而繼起的「象徵繫連」不受「作者原構的思考」所限，則更為多維；然而整首詩的架構又不致使讀者飄揚的思緒流於散亂，這就是作者「精謹而開闊」的「魔筆」所在；甚至對於深沉敏銳的讀者，或能成就更深微的意涵，亦是可期。在這種情況下，「誤讀」似乎是不太容易成立的，而「讀出不同的深刻」卻很自然。

## 單元一 人與動物園

### 李振豪〈動物園沒有〉<sup>1</sup>

我從沒問過，為什麼動物園沒有  
流浪狗？沒有迎面撲上來  
以口水塗鴉，急欲歸屬的氣味  
動物園沒有閒晃兩個街口遊行  
撒泡尿就等於簽到的傳統

動物園沒有無殼蝸牛  
秋天落葉蓋在牠們的身上將就  
一席生活的被子  
馱著蠕動行走，留下水痕  
經過透明大窗看見  
花很多時間在睡覺和進食的無尾熊  
又無辜又可愛，彷彿  
不懂思念故鄉的愛人和母親

天亮的時候企鵝們起床表演跳水  
河馬轉動耳朵用力放屁

---

<sup>1</sup> 此為 2013 年第 35 屆聯合報文學獎新詩評審獎作品，刊載於《聯合報》「聯合副刊」，2013 年 10 月 3 日。後收於《一起移動》（桃園：逗點文創結社，2015 年），頁 130-133。

貓熊繼續恩愛的無性婚姻  
動物園裡有馬戲團巡迴，有貓頭鷹  
住在永夜裡  
沒有憂鬱的白老鼠被看見

也還沒有北極熊  
漂洋過海來傳福音：「愛是恆久忍耐  
在柵欄裡。」沒有市場裡頭  
平凡的待宰的雞鴨鵝，動物園顯得清淨、  
清潔，反正動物園裡也來不及  
有恐龍；不再能夠  
有雲豹，身體紋著龜裂大地  
像一冊歷史奔來跑去

動物園裡沒有人魚、  
沒有畸零人，沒有為了追回幸福  
的逃兵。在動物園裡  
藏匿是可恥的，譬如那剛從土裡鑽出  
不斷尖叫的蟬們——  
不被愛的，終將成為泡沫  
刷洗著角落，而我從未問過為什麼

楊雲萍〈動物園詩抄——在臺北圓山動物園〉<sup>2</sup>

〈猩猩〉

歲月是如何流逝的？已經沒有記憶  
有的只是長長的臉毛和下垂的顎肉  
終日抓著鐵籠的欄杆，搖擺著腰  
然而，我並不是有興趣搖擺著腰  
只想至少，甩落些許湧上來的故國山野鄉愁  
這十二見方的獸籠絕不狹窄  
在這險惡的世上，有這一片淨土  
倒是個奇蹟  
然而，我行將衰老  
啊，我已行將衰老

〈鱷魚〉

誰說我過於靜止  
那是地球轉得太快的緣故  
就算如此，這裡的水太寒冷  
給我弄得再溫暖一些  
冷，冷  
啊，冷  
但，只有我尾巴上這一把劍  
絕對、絕對不會生鏽

---

<sup>2</sup> 參見《好奇者的房間：歪仔歪詩 2016》（宜蘭：賣田出版，2016 年），頁 48-51。

〈鶴〉

金屬網肢解著空間

你看，你看

白鷺跟我住在一起不滑稽嗎？

和我同樣吃著泥鰍難道不是更滑稽嗎？

啊，從遙遠的地方

是不是輕輕地傳來濤聲

〈駱駝〉

不行，不行呀

請至少讓我做點工作吧

請讓我走在沙漠上

這背上的駝峰、腳上的蹄都不是為好看才有的

徒然吃著草和時間是不行的

真的不行呀

請至少讓我做點工作吧

請讓我走一走沙漠

〈虎〉

我瘦了，消瘦了

僅存的只剩意志

想過往，馳騁千里山河

呼雲嘯風並沒有白費

因為我們已完成歷史的使命了

陳克華〈動物園筆記——二〇一二柏林動物園所見〉<sup>3</sup>

1 2%

突然意識到黑猩猩和我的差異  
只是少於 2% 的基因

但人類囚禁他  
像所有人類囚禁過的活物——  
都有著那 2%  
或更小的秘密

2 圍牆

動物的圍牆外  
還有圍牆 圍牆外  
還有圍牆 圍牆外

有個人走過——  
看我的眼神  
和我看動物的眼神一模一樣

3 吆喝

帶著一大家子逛動物園的男人  
突然發出一聲 動物般的叫喊

---

<sup>3</sup> 參見陳克華：《一：陳克華詩集》（臺北：釀出版，2015 年），頁 57-63。

叫回了他跑遠的孩子

#### 4 象

他如君王君臨著我——巨大，沉默  
山一般 的智慧與威儀  
我不敢對視

只好舉起相機  
機槍般按下快門

#### 5 相機

鏡頭前動物們都怡怡然  
擺出姿勢

並知道該把屁股  
朝向我

#### 6 沐猴而冠

即使在園裡馴養了三代 或  
三代以上

仍然保持二十四小時  
裸體

的優良傳統

7 吃

每當我近拍動物

我總是把數位相機的情境快拍功能

轉道：

（不是花）

食物

8 為何凝視動物

人類為何來到動物園凝視動物

我自問：

為何人類不可以把整個地球

當作全人類

的動物園

9 鳥

總是遠遠地 久久不動

不然就是 突然起飛

像表演雕像的街頭藝人

永遠那麼篤定

要在哪裡降落——

像個永遠只走直線的國王或

哲學家

## 10 麻雀

麻雀

飛入每一座獸籠裡

在動物們倦於現身的時刻

滿足地吃著地上吃剩的食糧

或者糞便

陳克華〈動物出走動物園〉<sup>4</sup>

昨日動物園被炸燬的新聞傳遍全市  
牛媽媽憂心忡忡 從冰箱取出了少許過期牛奶  
告誡豬小弟們不要隨便出門：  
「老虎叔叔最近到處闖禍……」

但兔子爺爺依舊在散步半途睡著了  
烏龜大叔搶先越過終點線  
前來按下門鈴：「  
灰狼奶奶在家嗎？」

狐狸戴上小紅帽孤獨走在人類消失的下城大道  
手中的火柴一根接著一根熄滅  
老鷹警察俯衝下來銜走  
她藍寶石的心臟：  
「原來，原來我們  
都只是失去柵欄的動物……」  
被放生在水泥叢林

匿名，躲藏  
扮裝成模範市民  
成家立業娶嫁生育——小紅帽脫下她紅色斗蓬

---

<sup>4</sup> 參見陳克華：《一：陳克華詩集》，頁 198-200。

來到每日上下班必經的動物園  
鱷魚以 上級  
或老闆  
或路人甲 的 口吻對她說：  
「我要吃妳。」但  
同時還有方舟載來一千種動物

同樣饑餓  
充滿耐心 排成長長的隊伍——  
於是人類紛紛脫下人形的皮  
在那個遭受空襲的城市午後  
和動物們一起排隊對小紅帽說：

讓我吃妳，好嗎？

陳秀珍〈動物園〉<sup>5</sup>

為什麼  
把我框在  
你金色的童年

用跑的用跳的用飛的  
都逃不回  
祖先的天空

你有動物園的童年  
我沒有動物的童年

---

<sup>5</sup> 參見《衛生紙詩刊+29：將錯就錯》，頁 70。

## 盧駿逸〈動物園〉<sup>6</sup>

一群動物跑過動物園的柵欄邊，  
裡面關著一群小孩，像是人類，  
外面跑著一群小孩，像是野獸。

他們互相輕視對方，活著的兩種樣子。

---

<sup>6</sup> 參見《衛生紙詩刊+31：限制級》，頁 29。

質南〈悲傷動物園〉<sup>7</sup>

長頸鹿問何時能將脖子放下喝水？  
企鵝問何時離開冰宮到草原奔跑？  
獅子問何時才能吃齋為亡靈悼念？  
猩猩問何時能拿公事包打卡上班？

園長聽到這些疑問  
只是覺得動物們愚蠢  
覺得那不符合他們天性  
但他卻忘了

我們不也離開母親子宮放棄游泳  
我們不也放下武器假裝和平文明  
我們不也燒掉草原建築無用高樓  
我們不也丟棄信仰自己登基為王  
我們不也砍掉雙腳車輛橫行霸道

其實也沒什麼，  
只是我們的可悲超越了動物。

---

<sup>7</sup> 參見《衛生紙詩刊+32：詩壇崩壞》，頁 32。

## 謎〈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sup>8</sup>

他去動物園  
站在獅子館前  
他與獅子中間間隔  
一大塊透明玻璃  
玻璃前方有個牌子寫著

「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

玻璃上映照著自己的身影

---

<sup>8</sup> 參見《衛生紙詩刊+33：最後一期》，頁 13。

張日郡〈籠中哲學家——兼記 2016 辛辛那提動物園槍殺

銀背大猩猩事件〉

祢來回踱步，丈量籠中天地  
腳掌印不進水泥，留不下足跡  
追蹤與失蹤成為難題  
祢當然想不到山水可以捏造  
竹林在掌心也能開出膠花  
來來回回，祢將自己踱成哲學家

（家，像消散的白雲、即溶的夜空  
我們搶救即將絕跡的流星  
築銀河、逐黑洞，在星座的柵欄裡  
復育生日、點亮生命的燭光  
甚至配對甜蜜的愛情  
人們將看見上帝的奇蹟）

——女孩隔著玻璃親吻哲學家，那是她最柔軟的東西——

野性，黏進沒有蜘蛛的絲網裡  
如果祢有手祢將抓住，如果祢有翅祢將收攏  
如果祢有鰭祢將不使自己傾倒  
不使自己傾倒進人類懷中  
祢能否明白那懷裡多是擅收藏

擅獵奇、擅比較且非我族類的心？

（我們展示美，讓美傾倒進人們的胸膛  
記憶另一種生命在他們面前緩緩  
緩緩呼吸，彷彿一把火炬深入漆黑的眼底  
森林、溪流、海洋俱在吾心  
心是一顆微型的藍色星球，岩漿流過的  
都將成為山、變為水）

——男孩為了與哲學家親近，竟如一尾蝶般越過欄杆——

現在，男孩就在祢前面，像一枚  
不會熄滅的流星落入祢的星座  
（我們相信野性與人性必能和平共處）  
祢聽見男孩的啣哭以及女人的淚珠  
祢不停轉頭探看，猛獸何在？  
（但我們不願閱讀悲劇的誕生，不願閱讀一則長不大的童話）  
祢將男孩摟進懷中，溫暖的胸膛  
能抵禦任何鋼牙與獵爪  
（我們不容時間麻痺扣下板機的手，上帝使我們拯救童真，  
延續眾所週知的珍貴）  
現在，祢像停了的鐘，紅色的軸  
再也轉不動瀕危的心……

籠中的哲學家離開了，但另一個哲學家則進來了。

## 張日郡〈孤獨學者的現代絕句〉

### 1.孤獨的鳥類學家

他篆刻一千隻鳥類鳴唱的樂譜  
在他自己耳膜裡不同的海拔

他的喉頭在電鑽與引擎雙聲的城市中  
彷彿一臺留聲機，沿途播放杜鵑的哀鳴

### 2.孤獨的植物學家

沒有任何人曉得他和世上  
最後一株聖赫勒拿橄欖的對話

他只形容那對話彷彿是嚥下一顆礫石  
到胃裡反芻，並想像它是顆種子

### 3.孤獨的動物學家

她默默實驗一種絕跡的夢境  
譬如像一隻雲豹般盤踞在巨石之上

看著對面山頭結實纍纍的黑色葡萄  
如黑熊所聚集之地

#### 4.孤獨的海洋學家

我偷偷掀開海的深藍色棉被  
才發現她塞滿了太多無法消化的心事

「妳可以向我們吐吐苦水、倒倒垃圾啊！」  
海龜說、鯨魚說、信天翁說。唯我禁聲。

#### 5.孤獨的文學家

孤獨是文學家飛翔的雙翼  
呵護每一個嗷嗷待哺的文字

它們會受傷卻也總會茁壯  
帶我們步入黑暗，也代我們堅強

## 蕭詒徽<sup>9</sup>

「請幫我寫段話給那個懷抱著期待守候了 6 年時光、卻終究還是被喜歡對象拒絕的自己吧。上次等待已經花了 7 年，這次再花 6 年。女人 13 年的青春實在不太好繼續揮霍啊。勸勸她好嗎？我想現在只有你可以說動她了。謝謝你。」

### 1.

動物園那對獅子看起來多麼恩愛  
企鵝也是  
鹿也是

好幾次想問牠們  
為什麼那麼愛呢  
那麼甘願去愛一個  
剛好出現的

但我不會獅子的語言  
企鵝的也不會  
鹿的也不會  
是誰把我  
從動物園放出來的呢  
害我不知道

---

<sup>9</sup> 參見蕭詒徽：《一千七百種靠近》（臺北：九歌出版社，2017 年），頁 204-207。

誰是同類

害我不能  
光只是出現在你面前  
你就愛我

2.

想著你也沒用  
冰山還是繼續融化不是嗎  
海面又升高一點點  
就算想著你  
陸地還是越來越少

生命起源於海不是嗎  
我們本來都不會哭的  
聲音在水中傳得更快  
我愛你什麼的  
很抱歉可是我不愛妳什麼的  
一下子就過去

到底當初哪一隻魚決定上岸的  
想這個也沒用  
已經知道什麼是眼淚

離被淹沒  
還有好幾個世紀

3.

科學家說

基因知道兩個人適不適合

線索在我們的血裡

不在我們的心

你說我們不適合的時候

就像個科學家

搞不懂為什麼

我沒有愛上正確的人

我說

不在你的血裡就不行嗎

你的心裡沒有我嗎

你沒有回答

你不是獅子

不是企鵝

不是鹿

我終於知道自己是人類

你說的

我都聽得懂

我全部都聽得懂

## 黃梵〈虎〉<sup>10</sup>

牠就是酷夏，一靠近牠  
你的汗，就開始蕩洗衣服  
你的勇氣，隨靠近牠的距離  
一寸一寸縮短

飼養員把牠鎖在鐵籠裡  
但威脅，照樣穿過鐵籠撲向你  
你活得五光十色，卻逃不出牠目光的鞭撻——  
你不過活在衣服的節日裡，金錢的荒涼中

牠在籠中的高視闊步，永遠令你回味  
你縱有千里江山可以行走  
腳下卻只剩一條路  
你甚至不敢，邀牠一起揮霍

在牠咄咄的逼視下，你彷彿正成為被告

---

<sup>10</sup> 刊載於《聯合報》「聯合副刊」，2017年11月21日。

張繼琳〈白蛇外傳〉<sup>11</sup>

那以捕蛇為業的許仙我認得  
他經常徘徊飄雨的湖岸  
好心借傘給幻化成年輕女子的蛇  
然後趁她還傘當場擒獲她

雷峯塔蛇肉店的老闆法海我也認得  
他買進形形色色的蛇  
卻以美麗罕見的白蛇招徠食客  
而貨源大多來自上述那位許仙

至於任職動物園的小青我也認得的  
她為了拯救蛇肉店的白蛇  
與法海老闆引爆多次口角衝突  
她大聲的說：屬於保育的應該野放  
不然你可學習台南縣歸仁鄉那位蛇王  
將它改為養殖蛇類的教育農場

---

<sup>11</sup> 參見張繼琳：《午後》（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頁34。以白蛇故事作為題材的詩作還有陳育虹〈只為那桃花梨花的盛會——白蛇〉，收於《之間：陳育虹詩選》（臺北：洪範書店，2011年）、徐培晃〈不要問哪吒與白蛇〉、〈不要再叫我許仙〉、〈千萬不要錯怪小青〉，均收於《火宅》（臺北：釀出版，2012年）、鯨向海〈法海〉，收於《每天都在膨脹》（臺北：大塊文化，2018年），另外可參看小說：李碧華《青蛇》（臺北：皇冠文化，1993年）、嚴歌苓《白蛇》（臺北：九歌出版社，1999年）、劉以鬯〈蛇〉，收於《不是詩的詩》（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

## 方子齊〈動物園〉<sup>12</sup>

說是動物園通常是因為很髒，男校啊，洗手台卡著飯粒，走廊上垃圾桶零亂擺放，一旁散落考卷和飲料杯瓶。體育課後回到教室，冷氣就是要嗡嗡嗡嗡的開起來讓體味爆發，讓歷史老師崩潰。

但還真是一座動物園呢。窗玻璃灑入充足陽光，舒適的課桌椅上，我們吃食著飽足的知識，賴以維生。在那些痛苦的考試之中，我想長成體態肥美的動物。當有人拿起吉他彈唱，或只是凝視午休安靜的教室，我便成了遊客，為我而建的動物園裡，我靜靜觀察一切，感覺連接了永恆的時空，愉悅而不知如何自處。

久了也知道如何逃離，就曠課爬上樓頂，俯瞰操場。高樓隨距離淡去，鐵道上偶有列車。高空中我總憂患的想著：籬籬之外，未來未知的真實世界裡，我該怎樣生存？

---

<sup>12</sup> 刊載於《聯合報》「聯合副刊」，2016年3月22日。

## 格子貓〈職場動物園〉<sup>13</sup>

午休結束的鐘聲響起，本想再多賴個五分鐘，但公司已如被重新啟動的機械怪獸，轟隆轟隆地活動了起來。走道再度人聲沓雜，「君子不重則不威」的同事急急忙忙地小跑步而過，地板稍稍震動，彷彿大象過境；我起身到影印傳真室拿資料，機器旁已有人在忙碌，手長腳長的模樣，像猴子在發傳真。

職場內真的處處可見各種動物身影：默默埋首於工作的藍色工蟻、飛舞於各部門間的蝴蝶、到處嘰嘰喳喳的麻雀，還有隨時用言語叮人一下，讓人搔癢難耐的家蚊。此外亦不乏兢兢業業、盡忠職守的狗，上班時間常不見人影、搞神祕失蹤的貓；運氣好的話，還可在這個職場動物園看到其他珍禽異獸，比方說下面幾種。

棲息於樹上，以行動遲緩著名的樹懶：別人五分鐘可完成的工作，他是慢工出細活，摸個一、兩小時才能完成一件。若有緊急工作要請他協助，包準你在旁邊急得跳腳、血壓竄高。

每天花十小時睡眠，其餘時間都在覓食及進食的貓熊：有些同事桌上除了待處理的文件外，還堆滿了各式各樣點心及零食，嘴巴跟雙手一樣忙碌，隨時補充能量。

聰明慧黠的海中生物，重視族群生活的海豚：天生的外交人才，不僅把公司的同仁安撫得服服貼貼，對外還可跟客

---

<sup>13</sup> 刊載於《聯合報》「繽紛版」，2017年1月25日。

戶廠商稱兄道弟，打成一片，不愧是公司的萬人迷。

依靠速度來狩獵，不崇尚團體合作的豹：工作技能純熟，動作快又精準確實，工作交代到他手上，主管可放一百二十個心，絕對會在限期之前交差，但崇尚個人主義的他，可能不喜歡團隊作戰。

智慧與博學象徵的貓頭鷹：時時引經據典，將競爭力、品牌價值、策略等名詞掛在嘴邊，博學多聞且精於邏輯思考，擅長以數據分析檢討，雖能帶領部門前進，但有時不免眼高手低。

大型肉食性恐龍，前肢短小，學名意思是「暴君蜥蜴」的暴龍：這些形容詞恰恰適合脾氣暴躁、只出一張嘴、動不動就冒青筋、槌桌摔文件夾的老闆。當大家感覺到大地震動，暴龍即將出現，無不逃之夭夭。

職場動物族繁不及備載，下次上班倦了、累了，不妨稍事休息，把眼睛從電腦螢幕前抽離幾分鐘，欣賞一下眼前的職場動物園。

曾元耀〈雲豹還在嗎？一位田野調查者的報告〉

「台灣還有雲豹嗎？」

小獵人很原住民地回答：

「今天晚上，我去作夢看看，明天再告訴你答案。」---劉克襄

循著古老儀式，你踏入獵人的聖地  
春雨漸漸柔化山勢的野性  
南風帶著熱帶水氣在大武山書寫雨季  
你試圖以霧氣和水痕拼湊傳說的身影  
牛樟的軀幹上，那橫渡的雲狀斑痕  
是最初的狂傲與最後的撒野嗎  
大貓的身世像一陣陣交錯傳播的風聲  
以荒蕪的速度靜下來

如果有星火把暗夜燒亮  
有雲霧包圍一棵檜木  
你當緩步行走，低鳴為了存活  
在巨大的石頭上，時間趴下  
水鹿、山羌謹慎切過視線  
樹影盤根錯節向著孤獨蔓生  
你在等候最後一擊

所有的聲音都會消失

移動的軀殼都會回到石板屋  
你選擇成為雙鬼湖的化石 長久居住  
山川河嶽命定是時間的雕刻品  
記憶遠遠超過陽光能銷毀的距離  
你的長尾微微垂下、擺盪  
一隻雲豹正閉目悠閒地夢想  
從夜行的深谷出擊  
爪痕從此深深印入田野調查的夜空

（2012 年文化部好詩大家寫三獎）

張日郡〈拉庫拉庫溪——給台灣黑熊〉

過那母岸，聞鹿鳴而上  
拉庫拉庫兮流光  
每一顆沒有血緣的石頭  
都來自於同一座深山  
孤獨從不是滾石的宿命  
捕獸夾困住的才是

少了你的瓦拉米  
陽光將溪水切成白色百合  
泥土開滿了潮濕的黑色玫瑰  
我們望著裸露岩層  
彷彿那是地底巨人伸不進來的指腹  
世界才是恐怖箱

怎麼樂樂  
拉庫拉庫兮憂傷  
斯文的豪氏蛙  
沒有槍的山羌  
越來越多的名字  
像流星從銀河家族離境

拉庫拉庫兮拉庫拉庫  
一種神祕咒語

不如我們念個一千遍一萬遍  
拉庫拉庫兮拉庫拉庫  
讓兩岸長滿無患子群  
拉庫拉庫兮無患  
無患兮有子

## 陳黎〈動物搖籃曲〉

讓時間固定如花豹的斑點  
疲倦的水鳥滑過水面輕輕滴下它的  
眼淚像一隻離弦的箭需要落實  
這是花園沒有音樂的花園灰濛濛的  
大象沈重沈重地走過你的身邊並且請你  
為蜂巢為沒有蜜蜂的蜂巢守望

我將為夜為沒有衣裳的草葉收拾露水當星星  
升起天空逐漸高過門口的長頸鹿  
讓哺乳的母親遠離它們的孩子像一隻  
弓背的貓終於也疏鬆它的脊椎不再  
抽象地堅持愛的顏色夢的高度因為  
這是花園沒有音樂音樂的花園

笨拙的驢遊行時不要學它打鼾  
讓時間停住呼吸像裝死的熊靜靜躺下  
一些雪白的花撲打它的睫毛一些蝴蝶  
我將為牛欄為沒有屋簷的燕子擦拭門牌當  
灰濛濛的大象沈重地走過你的身邊並且請你  
為斷柱為沒有憂傷的斷柱織補縫隙

這是花園沒有音樂的花園盤旋的鷹不要  
搜索獵犬你不要奔跑像天使的額頭

它的寬廣包容五十座城堡七百匹馬車  
讓遠離母親的孩子回到它們的母親像久久  
湮沒的神話宗教重新被發覺信仰  
我將為果樹為落盡果實的果樹讚美祈禱

讓時間固定如花豹花豹的斑點  
一些雪白的花撲打它的睫毛一些蝴蝶  
熟睡的獅子它們的憤怒不要驚動  
這是花園沒有音樂的花園灰濛濛的  
大象沈重沈重地走過你的身邊並且請你  
請泥土快快藏好它的足印

## 單元二 公理與正義等諸問題

### 楊牧〈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sup>14</sup>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  
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  
真實姓名和身分證號碼  
年齡（窗外在下雨，點滴芭蕉葉  
和圍牆上的碎玻璃），籍貫，職業  
（院子裡堆積許多枯樹枝  
一隻黑鳥在撲翅）。他顯然歷經  
苦思不得答案，關於這麼重要的一  
個問題。他是善於思維的，  
文字也簡潔有力，結構圓融  
書法得體（烏雲向遠天飛）  
晨昏練過玄祕塔大字，在小學時代  
家住漁港後街擁擠的眷村裡  
大半時間和母親在一起；他羞澀  
敏感，學了一口台灣國語沒關係  
常常登高瞭望海上的船隻  
看白雲，就這樣把皮膚曬黑了

---

<sup>14</sup> 參見楊牧：《有人》（臺北：洪範書局，1986 年），後收入《楊牧詩集 II》（臺北：洪範書局，1995 年），頁 331-340。

單薄的胸膛裡栽培著小小  
孤獨的心，他這樣懇切寫道：  
早熟脆弱如一顆二十世紀梨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對著一壺苦茶，我設法去理解  
如何以抽象的觀念分化他那許多鑿鑿的  
證據，也許我應該先否定他的出發點  
攻擊他的心態，批評他收集資料  
的方法錯誤，以反證削弱其語氣  
指他所陳一切這一切無非偏見  
不值得有識之士的反駁。我聽到  
窗外的雨聲愈來愈急  
水勢從屋頂匆匆瀉下，灌滿房子周圍的  
陽溝。唉到底甚麼是二十世紀梨呀——  
他們在海島的高山地帶尋到  
相當於華北平原的氣候了，肥沃豐隆的  
處女地，乃迂迴引進一種鄉愁慰藉的  
種子埋下，發芽，長高  
開花結成這果，這名不見經傳的水果  
可憐憫的形狀，色澤，和氣味  
營養價值不明，除了  
維他命 C，甚至完全不象徵甚麼  
除了一顆猶豫的屬於他自己的心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這些不需要象徵——這些  
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  
發信的是一個善於思維分析的人  
讀了一年企管轉法律，畢業後  
半年補充兵，考了兩次司法官……  
雨停了  
我對他的身世，他的憤怒  
他的詰難和控訴都不能理解  
雖然我曾設法，對著一壺苦茶  
設法理解。我相信他不是為考試  
而憤怒，因為這不在他的舉證裡  
他談的是些高層次的問題，簡潔有力  
段落分明，歸納為令人茫然的一系列  
質疑。太陽從芭蕉樹後注入草地  
在枯枝上閃著光，這些不會是  
虛假的，在有限的溫暖裡  
堅持一團龐大的寒氣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他是班上穿著  
最整齊的孩子，雖然母親在城裡  
幫傭洗衣——哦母親在他印象中  
總是白晰的微笑著，縱使臉上  
掛著淚；她雙手永遠是柔軟的  
乾淨的，燈下為他慢慢修鉛筆  
他說他不太記得了是一個溽熱的夜

好像彷彿父親在一場大吵後  
（充滿鄉音的激情的言語，連他  
單挑籍貫香火的兒子，都不完全懂）  
似乎就這樣走了，可能大概也許上了山  
在高亢的華北氣候裡開墾，栽培  
一種新引進的水果，二十世紀梨  
秋風的夜晚，母親教他唱日本童謠  
桃太郎遠征魔鬼島，半醒半睡  
看她剪刀針線把舊軍服拆開  
修改成一條夾褲和一件小棉襖  
信紙上沾了兩片水漬，想是他的淚  
如牆腳巨大的雨霉，我向外望  
天地也哭過，為一個重要的  
超越季節和方向的問題，哭過  
復以虛假的陽光掩飾窘態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公理和正義。簷下倒掛著一隻  
詭異的蜘蛛，在虛假的陽光裡  
翻轉反覆，結網。許久許久  
我還看到冬天的蚊蚋圍著紗門下  
一個塑膠水桶在飛，如烏雲  
我許久未曾聽過那麼明朗詳盡的  
陳述了，他在無情地解剖著自己：  
籍貫教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帶著一份  
與生俱來的鄉愁，他說，像我的胎記

然而胎記襲自母親我必須承認  
它和那個無關。他時常  
站在海岸瞭望，據說煙波盡頭  
還有一個更長的海岸，高山森林巨川  
母親沒看過的地方才是我們的  
故鄉。大學裡必修現代史，背熟一本  
標準答案；選修語言社會學  
高分過了勞工法，監獄學，法制史  
重修體育和憲法。他善於舉例  
作證，能推論，會歸納。我從來  
沒有收過這樣一封充滿體驗和幻想  
於冷肅尖銳的語氣中流露狂熱和絕望  
徹底把狂熱和絕望完全平衡的信  
禮貌地，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不容增刪的信裡  
我看到淚水的印子擴大如乾涸的湖泊  
濡沫死去的魚族在暗晦的角落  
留下些許枯骨和白刺，我彷彿也  
看到血在他成長的知識判斷裡  
濺開，像砲火中從困頓的孤堡  
放出的軍鴿，繫著疲乏頑抗者  
最渺茫的希望，衝開窒息的硝煙  
鼓翼升到燒焦的黃楊樹梢  
敏捷地迴轉，對準增防的營盤刺飛

卻在高速中撞上一顆無意的流彈  
粉碎於交擊的喧囂，讓毛骨和鮮血  
充塞永遠不再的空間  
讓我們從容遺忘。我體會  
他沙啞的聲調，他曾經  
嚎啕入荒原  
狂呼暴風雨  
計算著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嚮導的使徒——  
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  
一顆心在高溫裡溶化  
透明，流動，虛無

1984

林欣曄〈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sup>15</sup>

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  
寫在污血勾勒人形上，潦草而曲折  
一隻血印脫落於問號底端，我拿放大鏡靠近  
觸摸到他略帶油墨氣味的溫度  
溫度中有些泛黃，約莫二十年左右的距離  
還沒有老到可以當成厭世自殺的那種……幻覺、或者說記憶  
祇存在於報端一角，無法滿足但易於相信的解釋  
彼時，阿公台日語夾雜讀過，我危坐肅聽惟恐錯失平上去入  
如他的時代——框線逐一為規格化的生命打上句點  
或增刪或驚歎，每一塊墓塚各自的標題俱已黃花：  
黃花墜入圓睜的童稚，我由是驚懼於成長的高度  
足以縱身一躍便成為文明之階梯。

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二十年拾級而上  
命案現場旁圖書館內，一列列齊整的泛黃如窗外人形  
我順其昂揚依舊的目光翻閱、辨識  
牆角一張二十年前的地圖（擱淺於數位化的腳步中）  
長安和日頭哪個遠？他們都說，「海最遠。」  
有人一輩子也到不了，那個被海洋凝視的自己  
祇知道不在家的爸爸都去捕魚了，有的則被魚捕去

---

<sup>15</sup> 本文獲第十三屆臺大文學獎新詩組首獎。作品收入洪淑苓主編：《純粹——第十三屆臺大文學獎作品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頁14-17。

留給他們二十年後再花二十年也補不好的網路，  
沒車可塞卻也塞不下寬容和理解  
最後連希望跟他也塞不進去

有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教我從歷史回到現實  
回到顯微鏡前，研究如何去過濾、稀釋  
佈滿符號和咒語的 DNA，如何以手術刀解剖早熟脆弱  
如梨的基因，如何 debug 他的品種，compile 他的意識  
形態，update 他的階級，鄉愁這時候千萬不能當機  
千萬也不能輸入任何有關口音的指令，尤其是有關族裔的夢  
遺忘了最好，一次麻醉就足夠要了他的命

教我公理和正義的，永遠年輕的數學家  
曾否也在窗前統計生命的意義、演算理想的線性  
不厭其煩地以股勾定理與微積公式搜尋母語的消息  
加以熟背，以為這樣就能不在童年裡缺席  
但我翻遍語言學找不到他的位子  
既然他飽讀古文，英語會話流利，五歲背九九乘法  
也許該嚐嚐文字學，挑出所有黏牙或燙舌的詞彙  
學會在必須吶喊與緘默的向量上，頂住載浮載沉的喉結

有人，多少人在乎他是什麼人……教我公理和正義的  
答案，不斷地出走，在二十年前他卅一歲那年  
所有出走的意義都傾斜著回來，包括死亡  
是出走還是抵達？是成就一篇墓誌還是一首詩重要？  
二十年，他死成了一項定律——不傾斜你就得直挺挺地顛倒

多數人的選擇一直遺傳到現在  
並訓練出一批素質整齊的幽靈  
他們擠在他曾隱居寄寓的一格格牢窗，眼睜睜看聲調越獄了  
沒……有人

教我公理和正義的答案  
寫在淨空的謀殺現場，以適應副熱帶季風型國情的濕暖筆跡  
以鮮紅色的邏輯，數學家對於真理永恆的歎息

陳克華〈沒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幻覺〉<sup>16</sup>

放下那本忘了從哪裡得來  
免費散發的佛經，放下又拿起  
突然，那股要從業力的洪流裡  
奮力拔起的感覺  
瞬間化為寧靜。寧靜，不免誘惑  
我去聆聽，那遙遠又無所不在的  
口號製造機 隆隆的引擎聲  
螢光幕上定時出現的  
愁苦忿懣的臉孔 職業性底正義充滿  
受害者家屬代表  
擅於下跪申冤涕泗縱橫和求償  
向著每個電視機前失神的眼球  
掏挖眼淚和憤恨：「還有什麼比人性裡的恨  
更輕而易舉……」——  
是的，無論如何  
永遠不夠  
恨得不夠不夠太不夠的我們  
只能汲汲向歷史的縫隙掏挖  
要在不公不義的集體墳場裡出土  
更多可製成武器的白骨與陶片  
：那裡有一個國家，一群人民，和一段歷史

---

<sup>16</sup> 陳克華：《啊大，啊大，啊大美國》（臺北：角立有限公司，2011年），頁4-5。

（哪裡不是？）

和一座島嶼。島上的人民瘋狂於生存  
瘋狂於向世界宣告他們的生存  
甚至不惜用加害他人的生存  
來證實他們不證自明的生存——

（又，哪裡不是？）

血淚斑斑不僅適用於自憐  
也頗便利於交換  
和謀利。於是那本看來印製十分粗糙的佛經  
我隨手翻開的那一頁是：無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在時間所建構起的因果大樓裡  
我原想循心靈的指標尋找到生命的出口  
但群眾，是的，早已瘋狂於生存  
至無感的群眾  
集結淹沒了大廳裡的旋轉門和電梯  
「厭離，但不落兩邊……」我在漩渦當中聽見  
報紙頭條不時凌空  
低掠而過，投下幾枚靈魂的震撼彈  
玻璃落地窗粉碎而大腦氣血四竄  
網路塞滿了足以堵住馬桶的標語：  
凍蒜凍蒜 又凍蒜  
像教堂裡的神職人員如此讚美上帝：  
得勝得勝 再得勝。  
——雖然，神是真的業已離去  
沒有人真的在意菩薩流的眼淚是不是鹹的，

或複製人睡前數的是不是複製羊  
虛無如生活的除臭劑硝煙四起  
但，是什麼在我體內腐朽了？  
當佛經翻至最後一頁而我的目光  
仍然停滯在昨日的吶喊  
語意的八萬四千蟲：認同土地 人民 愛  
愛愛愛愛愛愛愛（滾回去  
或者跳太平洋）永遠不夠  
愛得不夠不夠太不夠的我們  
不淨的體液上昇 湧出 噴濺（別  
口水我 請精液我）  
愛至虛脫的每個人  
腐爛在意識的孤島  
不可得的未來  
心，過去心，現在心  
在以眼淚為食的蜉蝣的巨大翅膀陰影下  
欺瞞著化身為滿天和平與理解的晚霞  
以及霞光散盡後的永夜  
的  
寧靜的幻覺。

唐捐〈有人問我唸完博士能損馬的問題〉<sup>17</sup>

有人問我唸完博士能損馬的問題  
寫在一封五四三的伊媚兒上，從  
百步之遙的房間寄出，附上  
研究計畫，論文初稿，木馬程式  
生牙龜話（遠方有地震，象群奔過  
乾涸的沒遮欄的河床），鬼畫符，藏寶圖  
（床底下儲存了一些安眠藥，一隻黑狗  
在撲翅——一起癢了）。他顯然歷經  
苦思不得答案，關於這麼白目的  
一個問題。他是思維混亂的  
文字也充滿病毒，損聲連連，破綻百出  
措辭頗不得體（烏龜在鐵筒裡撞）  
晨昏練過垂直落下技，在大學時代  
修過聲韻學諸子導讀楚辭現代詩  
大半時間受教於爛爛的老師（們）；他羞澀  
敏感，學了一口破英文爛日語沒關係  
常常熬夜寫故作高深的論文  
按電子辭典，就這樣把心情搞壞了  
單薄的胸膛裡栽培著大大的  
結石的心，他這樣不爽地寫道：  
蹇澀生硬如一顆泰國芭藥

---

<sup>17</sup> 唐捐：《蚱哭螻笑王子面》（新北市：蜆樓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120-126。

有人問我唸完博士能損馬的問題  
推開撒嬌的女兒，我設法去理解  
如何以官方說法敷衍他那許多鑿鑿的  
數據，也許我應該先否定他的取樣  
攻擊他的態度，批評他情緒管理  
的能力，以重砲轟擊其耳膜  
指他所陳一切這一切無非腦殘  
不值得我暫停天倫之樂來反駁。我聽到  
窗外的挖土機愈挖愈急  
真想拿起麥克風說，喔，住手，神祕的  
地球人。唉到底甚麼是泰國芭樂呀——  
他們在疲憊的嘉南平原輕易找到  
一些阿不然能損馬的田地，想方設法  
把小小的番石榴騙大再騙大，乃盡情噴灑  
一種超強力巴拉松，除去雜草和害蟲  
開花結成這果，這你老師卡好的水果  
可憐憫的形狀，色澤，和氣味  
銷售管道不明，除了不能拿來拜拜（吃芭樂，  
放槍子），什麼都行（包括丟人）  
像他那一顆卑賤的獻給學術的心

有人問我唸完博士能損馬的問題  
這些無關乎文學——這些  
是數學就應該當做數學處理  
發信的是一個善於作鬼作怪的人

讀了三年工專插中文，畢業後  
不是為了緩徵，考個研究所來混……  
貓睡著了  
我對他的靠妖，他的唬爛  
他的研究觀點和預期成果都沒有期待  
雖然我曾假裝，推開撒嬌的女兒  
假裝期待。我相信他或許為了學術  
而憤怒，雖然這不在他的舉證裡  
他談的是些低層次的問題，預備寫 20 萬字  
芭樂話，換取 1 張千秋萬世的  
芭樂票。灰塵從挖土機後匯入天空  
在窗前結成烏雲，這些不會是  
騙痞耶，在即將破表的修業年限裡  
堅持一團沸騰的脾氣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關於  
唸完博士能搵馬。窗下飄逸著一個  
白衣少女，悄悄拍人肩膀客氣地問  
「同學，現在幾點了。」許久許久  
我還感覺受驚的心長出絨毛  
一把木頭椅子在飛，砸向誰？  
我許久未曾讀過那麼好看的鬼話連篇的  
論文了，他在深情地撫摸著所謂學術：  
中文系教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帶著一份  
溫柔敦厚的教養，他說，像我的傷痕  
然而傷痕來自機車我必須承認

它和今天說的無關。他時常  
在臉書上閒晃，看到一個叫做「博士  
畢業之後要作什麼」的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After.PHD>

指導教授沒遇過的難題才是我們的  
難題。研究所裡必修治學方法，寫過幾篇  
被退稿的論文，經歷了消耗預算的學術普渡  
低分過了日文一，日文二，高級英文  
蹺課逛街巧遇師母。他善於卡唬爛  
泡茶，能搞笑，會作瑜珈。我從來  
沒有收過這樣一封充滿神經質和憂鬱症  
於尖酸刻薄的語氣中流露惡搞和擺爛  
徹底使惡搞和擺爛全面融合的伊媚兒  
不禮貌地，問我唸完博士能損馬

廖偉棠〈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sup>18</sup>

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當風靜悄悄扣緊風紀扣的時候，  
和風雨一起咄咄敲窗的，  
還有一把匕首；穿黑雨衣的  
除了骷髏屠夫，還有一群中學生。  
他們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才剛剛長大。」  
是的，你們才剛剛長大，  
就看見烏鴉趕製了一頂襤褸的天幕。

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是網路上素未謀面的網友，  
那些光纖隨時釋放他的憤怒  
隨時又把他綁牢。「香港陷落了  
怎麼辦？我們還在谷底張望呢。」  
一大片陸地向一個小島微微傾斜，  
一小片荊棘握住另一小片荊棘，  
是的，陷落的時候，  
荊棘也能接續  
燃燒的手。

---

<sup>18</sup> 刊於《明報》，2014年3月5日。後收入《傘托邦——香港雨傘運動的日與夜》（香港：水煮魚文化，2015年），頁204-205。

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就在每日的飯桌上，母親擔憂  
菜價的心額外恍惚了一下，  
我不能接住這恍惚，  
「不能用別的方法溝通嗎？  
點解要刀刀攞命？」然而晚上  
更多的刀在母親沒去過的遠方叫喊，  
它們在沒有窗的地方拚命敲窗，  
只要你應答它就抹掉你的聲音，  
只要你伸出空掌  
它就傾之以釘。

是我自己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一邊削一枚二十世紀梨，  
愈削愈薄，直至削到另一隻手，  
或者另一隻烏鴉或者另一把刀。  
我小心地給自己的眼球  
穿上一件小小的小小的黑衣服，  
讓它坐在黑夜裏並沒有人看見，  
它在黑夜裏睜得裂了  
就像一粒二十一世紀  
的核。苦澀而白熱，  
似海而坎坷。

柯蘿緹〈有人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sup>19</sup>

昨天有人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你說，這個月的薪水好像還沒領  
但你確定明天過後，明年後年  
的這個月還有薪水可以領嗎？  
你是風兒你是沙，我是垃圾我是渣  
風吹著自由廣場上紋風不動的中山領  
我困惑，多少人的思想已提前被佔領

今天又有人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你說，我們正走在黑色的道路上  
看看你黑色的上衣，他那黑得發亮的  
美好心靈，領導人表示：一切好棒  
棒打著各種節奏，沿人頭鋪成的軌道前進  
院長室外廣場，悶熱的雷雨前的午後  
傳來一種大義終將破曉／裂的聲音

半個月前來到這家公司，老闆人很 NICE  
兩個星期後，你的薪水條上少了五千  
原因是因為勞健保和勞退提撥乃是內含  
而非外加，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因為老闆他  
人是那麼的 NICE；你走出公司，點了枝菸

---

<sup>19</sup> 參見《歪仔歪詩 No.12》（宜蘭：賣田出版，2014 年），頁 234-236。

驀地想起遠方的愛人，昨晚她因想念你而哭泣  
你也想問自己，究竟何謂公理與正義

2014 才剛開始不久，最近每天都有人  
問你相同的問題，你說公理與正義  
就像灑在大海裡的鹽，不多你這一點  
也不少你這一點，你依然可以每天喝咖啡  
抽菸，偶而吃提拉米蘇，和變得超貴的蚵仔煎  
但若每一點鹽份，都悄溶於安分與冷漠  
那麼這片大海，如何還能再孕育生命

洪崇德〈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324 行政院血

腥鎮暴有感，兼致楊牧〉<sup>20</sup>

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張蒼白的紙條上頭  
簽署系級、學號和真實姓名，  
從教室尾端遞經靜坐的學生群  
（黑筆帶出紅色的字跡：打擾了  
瞌睡、私談以及跨性別，寒流還未過去  
密閉的空間內氣壓漸低  
一盞未修理的燈明滅不定……）  
教授憲法與人權的老教授放下麥克風  
和點名簿，數算空乏的座位  
滯留學院的人群  
下課將轉向別的航站

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若非揭露那就從自我揭露起：學生就讀中文系……  
一個不夠規矩的書生，搖擺於文青  
與憤青（得過幾個文學獎，直同志  
曾參與大埔農民抗議，追隨良知  
而非政治正確）這聽來，何其荒謬——

---

<sup>20</sup> 收入《衛生紙詩刊+24：太陽花詩集》，頁 38。

一個文不對題的學生，不務正業、  
未知藍綠，專業在中文（或不夠專業）  
心懷社會運動，畢業後不考公務員  
有沒有 22K？「沒有競爭力。」我也想知道  
寫不寫作我的同學都一樣愛國，一樣適用  
這句話是議論我或者國家？教授  
我想問：是否公民的參與只在投票時有所制裁  
一個人既是學生就不需理會公民的責任？

請容我問及一個問題，這關乎  
公理與正義：「如何將所學奉獻於社會？」  
四年修過的學分從律法到國際視野（熟讀三民主義  
分得清 ECFA 和 FTA）經濟學和行政程序談不上專業  
對服貿的利弊仍有遲疑（本會期通過否則黨紀處分——）  
教授，我想問：外交協議能否先做再評估  
我們的公民課程能不能課外實習？  
當聲稱不看懶人包的同學拿新聞取代條文  
當「你在反什麼」成為口號，教授  
我不懂，怎樣的水平才足以參與社會  
且不讓知識的有無成為體制下  
新的階級和暴力？

親愛的教授，噤聲的自保  
法則流淌你同輩人的血液。我仍要問  
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請帶我從人權課程回歸  
歷史：一個書生的筆會不會成為美麗島？

警備總部抓不抓課堂上一張小紙條？像我的父母  
你們從不談這些就像三十年前  
站在思想警察的目光下，一個比一個純潔，不受汙染、  
不談政治，是否讓我們的社會學模型變得完整？  
為何此刻我們的血液代替靜坐的人  
躺在行政院廣場上凝結、發黑，  
還要沉默的受水柱刷去？

教授，請容我問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假如那晚你在行政院，假如你學無所成  
那樣無知、軟弱地面對一個時代  
的法律、經濟和國家定位。兩院的分別  
其實並不太懂，孤獨和冷漠環伺在側（武裝的部隊和拒馬  
拍拍肩膀一句謝謝指教。）  
假如渺小的此刻你放棄提問  
假如在保安大隊的盾牆裡你發盡所有的聲音——  
卻不能占領一個鏡頭

## 蔣闔宇〈我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sup>21</sup>

在立法院，每六十秒，有一分鐘過去  
每一分鐘，就有七天假過去  
我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  
每換一個行政院長  
我的一天，就會變得更長

下個月開始，做一個更有效率的人  
我又得到三百個小時  
除了用來加班，還有其他用途  
譬如向老闆證明我有五萬的價值  
譬如跟老闆說  
那三百小時，我要出國去玩

縮短洗澡的時間，減少睡覺的時間  
不再上網看一些沒意義的影片  
很神奇，我的產值又提高了  
我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  
可以用來證明自己值得加薪  
或者回去  
看看我年老的父母

---

<sup>21</sup> 延伸閱讀：蔣闔宇，《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臺北：遠景出版社，2017年。

三十歲以後，我比別人更害怕做夢  
夢見一間公寓與一輛休旅車  
夢見我不敢生的那個兒子  
在午夜的搖籃裡哭泣  
還有我不敢娶的那位新娘  
說他想要個家，連他也想出國去玩

在台灣，每三十秒，就有一個貿易協定  
每一分鐘，就有七天假過去  
每十一天，就有一人過勞死  
每一個人，可以連續工作十二天  
但每一個四年  
只能得到一張選票

好了，別再抱怨了  
如果你能更好地控制自己  
一天就能有二十八個小時  
如果你沒有  
行政院長會幫你做到

## 鄭哲涵〈我不會過勞死〉<sup>22</sup>

1

從今天開始  
我不會過勞死

2

早上七點半起床  
八點吃早餐  
九點到公司  
開始上班  
中午十二點  
偷二十分鐘吃午餐  
然後繼續上班  
晚上六點半  
偷二十分鐘吃晚餐  
然後繼續上班  
深夜十點  
偷十分鐘吃宵夜  
十二點下班

因為我有吃飯  
所以我不會過勞死

---

<sup>22</sup> 延伸閱讀：鄭哲涵，《最快樂的一天》，桃園：逗點文創結社，2014年。

3

十二點下班  
凌晨一點回到家  
老婆睡了  
我去洗澡  
看看小孩  
想打電動  
卻不小心睡著  
早上七點半  
被鬧鐘叫醒  
每天大概睡三小時

因為我有睡覺  
所以我不會過勞死

4

開始上班的時候  
我沒有病  
後來我生病了  
我沒有時間請假  
沒有時間看醫生  
公司說是我自己不請的  
所以都是我的錯

因為我有病

所以我可能會死  
但不是過勞死  
因為公司說  
台灣沒有過勞死  
死掉的人  
是原本就有病

5

在我過勞死之前  
我不會過勞死

洪崇德〈誰只能無力聲援——誰的勞動部為資方勞動〉

是誰躲在優勢的盾牌海裡  
誰的職業就是喬事與妥協  
誰的計較永遠不被計較  
誰專長喬事卻做不好事  
誰的許諾往往帶來毀諾  
誰讓不穿制服的人民與沈默對望  
誰的轉型裡沒有正義  
誰愛國，真心愛國  
誰的工作就是決定別人的生活  
誰拿花邊新聞佔領我們的眼眸  
誰判若無事  
誰面對國土出賣與空污毫無作為  
誰生的起小孩  
誰的勞檢總帶來賴群的思想整肅  
誰教你說這些？  
誰拿汗水換取金錢的時候  
誰在作為裡作為一頭禽獸  
誰為哭喊聲按下靜音鍵  
誰的議事時間比人命珍貴  
誰買得起房子  
誰成不了家  
誰被迫拿起手銬並舉牌警告  
誰躲在民意後面

誰拚的經濟叫做合法的獻金  
誰無畏  
誰要你無謂  
誰代表民意要你低頭  
誰的作為是收緊繩圈  
誰仔細交叉綑緊勞工的鞋帶  
誰喜歡比爛又拒絕承認自己爛  
誰在立法裡面  
誰又在外面注定被犧牲  
誰前後反覆  
誰心裡最軟的一塊  
最終帶來誰的肝硬化

## 郭哲佑〈致一年中失去的七天〉<sup>23</sup>

### 1.青年節（3/29）

對不起，愛我的父母  
我沒有成婚，成家  
我甚至沒有成年  
雖然革命已經成功了一百年

### 2.教師節（9/28）

老師，對不起  
我不是個好學生  
我學不會文言文、三角函數  
學不會三民主義  
我抽菸，蹺課  
用黑色的手轉動齒輪  
送走夜晚

我作弊  
以為自己的一天  
就是別人的一天

---

<sup>23</sup> 延伸閱讀：郭哲佑，《寫生》，臺北：木馬文化，2018年。

### 3.光復節（10/25）

阿公，我想你  
我想起你總是叫我的小名：阿佑  
想起你說以前臺北  
沒有中正，大安，信義  
雖然一樣會下雨  
一樣有人需要庇佑...阿公  
雨將要停  
日本時代的光  
和現在的一樣嗎？  
它亮了  
卻總是比暗的時候更冷

### 4.蔣公誕辰（10/31）

先總統 蔣公在童年時  
曾經看見小魚  
力爭上游  
深受感動。對不起  
我連雜魚都不是  
我沒有毅力，看不見頂端  
我是一個被沖走的人

只是滾滾的泥水中  
我記得

先總統 蔣公曾經說：

生活的目的.....

生命的意義.....

## 5.國父誕辰（11/12）

十一月，天涼了

螢幕上廣告寫著：

1111，對自己好，珍惜寂寞

擁抱自己。十一月

十一日，光棍節，工作十一天

再努力點

就能買下自己的幸福

十一月，紅色國父微笑不語

他從來沒有放棄我們

十一月，還有第十二天、第十三天

對不起國父

革命尚未成功

我的愛，不值得出現

## 6.行憲紀念（12/25）

對不起各位

國情不同

台灣不會下雪

聖誕節沒有放假

聖誕老人，都是假的  
襪子裡面的東西  
是你自己的腳

7.一月二日

我已經沒有時間了  
對不起，朋友們  
我只有一天可以為你許願  
願你身體健康，平安順心  
願你有家，有國  
有值得紀念的日子  
願你在每一個清晨  
能夠想起小時候的自己  
立正，敬禮  
看國旗冉冉上升  
在無雲的天空裡飄揚

**崎雲〈我沒有一雙足夠好的眼睛〉<sup>24</sup>**

他們說再努力一點

---

<sup>24</sup> 延伸閱讀：崎雲，《無相》，新北市：斑馬線文庫，2017年。

就能擁有自己的家。我一天  
有十六個小時可以努力  
兩個小時加班，兩個小時  
吃飯洗澡與企劃四個小時的休息  
如何更加精準地在夢中  
捕捉通訊軟體的光

領受來自遠端的神諭  
以為天亮了，滑開手機  
為錯失的報數懊悔  
居於末座  
翻開牆上的日曆，光滑的油墨  
總帶來粗糙感，生活  
紅字、紀念日與節慶  
都早已與我無關

我的一周有十二天  
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時間  
與老闆不同，與官員不同  
但還好，我是合法的，我的老闆也是  
合法想像自己擁有一個家  
住愛我的人，一對子女  
有一臺堪用的車  
能偶爾載老邁的父母回鄉

我覺得自己應該堪用

應該吧，應該勉強可以算是個  
堪用的人，應該算是個人  
我有不錯的學歷與大把的時間  
有夢想與希望。有家  
我想要有一個家  
我只是沒有錢，三十歲了

我日日看著自己的笑容  
好像有些僵硬，這樣不行啊  
活著需要一些幽默感  
老闆說我是她心中最軟的一塊  
但我的父親得了肝癌，還好  
還好這些病都與心無關

我的身體有些不堪負荷  
我已吃了半年的藥，有一天若死了  
也是因為我本來就有病，還好  
還好我還有很多的時間  
與信任，我有病  
對不起  
我沒有一雙足夠好的眼睛

## 栩栩〈女工之歌〉

睡吧，工人  
但工人不能真睡著  
屬於她的一日只有八小時  
比太陽更短  
叮噹作響。揮霍是必需的  
進食，沐浴，著裝撲粉  
她將在黑暗中繼承織女的事業

病吧，工人  
她本沒有病  
她病，是因為她全家都有病  
再一次揮別睡眠與月經週期  
勞動帶來自由  
的幹話，給每一個  
工人一座子宮一點點奶水吧  
勞動帶來永遠的安息

## 謎〈他們說〉

他們說生育率太低

卻一直叫我加班  
他們說遊覽車肇事頻繁  
卻一直叫我加班  
他們說我不努力加班  
難怪買不起房子  
可是我一直加班  
還是買不起一間廁所

他們說工時要有彈性  
於是我的皮膚越來越沒彈性  
我的人生  
越來越沒彈性

他們說趕快開完會  
「我還要去接小孩」

## 鴻鴻〈我現在沒有時間了——為抗議勞基法修惡的絕食勞

### 工而作〉<sup>25</sup>

我現在沒有時間了  
時間在你們手裡  
一週八天，一年六季  
你們是上帝，而我的肋骨和脊椎  
已經被你們統統收去

我現在沒有時間了  
我會在駕駛的時候睡覺  
看護的時候夢遊  
蹲馬桶的時候吃便當  
抽菸的時候抱小孩  
而你們  
在開會的時候數錢  
度假的時候數錢  
打砲的時候數錢  
其實根本不用數  
榨汁機的鉛管會直接通往  
你們家裡的保險箱

---

<sup>25</sup> 刊載於《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17年11月26日。

我現在沒有時間了  
鬧鐘在你們手裡  
但我不打算交出我手裡的電池  
我不打算交出我的脊椎  
我不打算交出我的孩子和我自己的  
那一點點抬頭看天空的時間  
我不打算交出我的天空

土地需要時間才能肥沃  
毛蟲需要時間才能變成蝴蝶  
我需要時間才能呼吸  
你也需要時間  
才能認出鏡子裡的自己

## 單元三 原住民詩選

### 莫那能〈落葉〉

我的心就像一片落葉  
在春天還沒來到之前就已經  
腐敗了

是的，朋友  
彩虹已從山谷出走  
山谷裡的大合唱  
也離開了部落  
只剩下落葉般的記憶  
那些纏繞著百步蛇般的記憶  
在憤怒的血液中飄盪 沉沒  
一寸吋地 一寸吋地沉沒  
終於把我捲進罪罰的漩渦

族人的榮耀已從遙遠的傳說  
出走，傳說中的土地精靈  
也已被漢人俘虜  
只剩下落葉般的嘆息  
那些交織著梔子花影的嘆息  
在哀傷的淚水中墜毀、散落

一滴滴的，一滴滴的散落  
終於將我化成痛苦的漣漪

我終於在黑暗中看見一條路  
一條原住民的命運之路  
路上佈滿落葉般的足印  
一印印蠻橫深踩的異族足印  
沿著不可知的未來和方向  
發出惴惴不安的輕響

唉！朋友  
我的心就像一片落葉  
在春天還沒來到之前就已經  
腐敗了

## 莫那能〈遭遇〉

之一：〈遭遇〉

寒冬的夜裡

妳在三重的長堤

那樣孤獨地佇立

過年的前夕

到處歡歡喜喜

妳卻在淒冷的風中飲泣

凝望著對岸絢麗詭異的大都邑

想望著故鄉純淨美麗的土地

想起：

十七歲那年夏季的夜裡

在新港的海堤

澎湃的潮汐

滿天的星星

把天空裝扮的動人亮麗

明媚的月光

照亮著山川和田地

還有伊人的相偎依

啊！如夢般

遙不可及的記憶

也是那年的夏季

弟弟在燠熱的廠房殺傷老闆  
沈重的賠償金使妳  
賣身為妓  
那時起  
妳眩目美麗的身體  
不再為妳所愛的人  
討歡喜

一切只為交易  
生活在陰暗斗室裡  
承受折磨的繼續  
痛苦的累積  
四年，那樣不堪回首的往昔  
風更加的淒厲  
年僅二十一  
卻似破敗了的身體  
如淡水河的汙泥  
那般被人唾棄  
無人撫籍、憐惜  
而這一切妳又怎能責怪弟弟  
在唯利是圖的生活環境裡  
妳看不到公理  
見不著正義  
只有更多的孤寂、無依  
擦乾眼淚，別再哭泣  
妳所思念的故鄉

也是那樣破敗迷  
將妳的苦楚與憤怒  
化為力量  
勇敢地面對困境  
一切靠自己

之二：〈歸來吧，莎烏米〉

檳榔樹的葉尖刺頂著圓月  
明亮的光穿過了柴窗  
照著準備上山的哥哥  
照著屋角的背簍和彎刀

背上背簍啲  
裝滿小米的種子和芋頭  
束緊腰頭啲  
繫上祖父遺傳下來的彎刀  
上山去啲上山去

雞啼已在催促沈重的步履  
早春，早春的空氣  
像是剛從地窖起出的小米酒一般  
那開封的清香和著情歌  
在百蟲交鳴的山徑旁  
沿途伴我上山

哥哥帶著彎刀和火種  
翻過一山又一山  
莎烏米啊莎烏米  
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妳的名字  
妳的名字啲是永遠的食糧

像土層裡的芋頭  
像田間的小米  
莎烏米啊莎烏米  
哥哥帶著背簍和種子  
翻過一山又一山  
在夜梟咕嚕聲的引領下  
探索古老的神話和傳說  
隨著涼涼的泉水聲  
思念離鄉多年的莎烏米

上山去啲上山去  
莎烏米啊莎烏米  
唱著妹妹的名字  
不論太陽在雲海裡經過幾次的升落  
不論月亮在夜空中經過幾次的圓缺  
我都不疲倦  
莎烏米啊莎烏米  
唱著妹妹的名字  
我將芋頭一粒粒地埋在土層裡

將小米一把把地播撒在田間  
興奮地等待未來的豐收

啊，被退伍金買走的姑娘  
當妳想起山上的哥哥時  
是否也一遍遍地唱著那首情歌：  
妳是誰呀妳是誰  
站在高崗上對著我唱  
妳的人兒妳的歌聲  
漂亮得超過了彩虹  
你是誰呀你是誰  
站在高崗上對著我唱  
你的人兒你的歌聲  
雄壯得超過了瀑布

啊，哥哥的思念  
被綿延無際的山嶺圍困  
被此起彼落的泉聲纏繞  
日復一日，一山又一山  
通過了夏季的炎熱和暴風雨  
黝黑的身體更加健壯了  
厚實的手足也結滿了繭  
終於，在秋蟬頌夏的歌聲中  
芋頭已累累碩大  
田間的小米也翻起了鼓鼓的金浪

歸來吧，莎烏米  
讓我們一起合唱豐收的歡歌  
歸來吧，莎烏米  
讓我摘下一片亮綠的芋葉  
盛滿晶瑩的露珠做聘禮  
讓我釀一甕甜美的小米酒  
用傳統的共飲杯和妳徹夜暢飲  
莎烏米啊莎烏米  
哥哥帶著彎弓和火種  
懷著不減的愛和希望  
一山又一山地  
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妳的名字  
歸來吧歸來  
歸到我們盛產小米和芋頭的家園吧！

## 瓦歷斯·諾幹〈關於泰雅 (Atayal)〉

### 一、出生禱詞

嬰兒就要出生，  
從媽媽的肚子裏，  
像河水順暢地滑出來。  
很快地，你就要出來，  
用你螢火般的亮光，  
照耀叢林的缺口，  
像風，像鳥翼，像飄雲，  
沒有纏藤能夠阻礙你。  
快快出來，孩子  
偷懶的雙腿，  
茅草纏繞並且發胖，  
貪戀睡眠的身軀，  
精靈使你發腫。  
出來讓我們見面，  
祖父備好小番刀，  
等待你獵回第一隻野獸，  
祖母備好織布機，  
等你編織第一件華服。  
出來了，嬰兒出來了，  
一對鷹隼的眼睛閃閃發光，  
肢如強健的雲豹，

熊的心臟，瀑布的哭聲  
嫩草的髮，高山的軀體  
完美的嬰兒，  
自母親的靈魂底層，  
成為一個人（Atayal）。

## 二、給你一個名字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你的臍帶，安置在  
聖簍內，機胴內，  
你是母親分出的一塊肉。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讓你知道雄偉的父親，  
一如我的名字有你驕傲的祖父，  
你孩子的名字也將連接你。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要永遠記得祖先的勇猛，  
像每一個獵首 歸來的勇士，  
你的名字將有一橫鯨面的印記。  
孩子，給你一個名字。  
要永遠謙卑的向祖先祈禱，  
像一座永不傾倒的大霸尖山，  
你的名字將見證泰雅的榮光。

## 陳黎〈擬泰雅族民歌(五首)〉

### 1 熱情

我情願我的愛在遙遠的地方，  
這樣，我可以更大膽、自由地和她說話  
（啊，只能夠在耳邊低聲細語是多麼地  
蒼蠅蜘蛛螞蟻啊！）  
我可以牽她的手，踢她的腳，  
不必怕她斜眼闊肩的舅舅、舅媽；  
我可以放開喉嚨大聲歌讚，  
不必怕對街的夜鶯傳播學樣。

我情願我的愛在大雪紛飛的北方，  
那兒，在重重的睡意與顫抖間  
她將更清楚地記起南方的夜空：  
五月的汗水，七月的熱。

### 2 房子

有人把房子蓋在石頭上；  
有人把房子蓋在鋼柱上；  
我把房子蓋在酒罈上，  
地震來時跟著溢出的酒香搖擺歌唱。

### 3 世界

世界很重，  
世界不穩，  
世界是上上下下的蹺蹺板。

深思熟慮的人們懷抱憂愁  
聚坐在世界的一邊——  
（世界好重！）

爭名奪利的人們披戴盔甲  
擁擠向世界的另一邊——  
（啊，世界傾斜了！）

世界很重，  
世界不穩，  
我是無動於衷的天平。

### 4 歷史

得其黎溪。世界的母親

淘金船從西班牙來  
載走了砂金，載不走夢。

淘金船從葡萄牙來  
載走了溪水，載不走你。

流血過。  
流失過。  
戰鬥過。  
反抗過。

運兵船從大日本來  
載走了戰士，載不走恨。

運兵船從唐山來  
載走了家鄉，載不走你。

## 5 峽谷的月光

峽谷的月光慢慢地流，  
流過我的寶寶遊戲的溪岸，  
羚羊，麋鹿，童話的豬，  
一隻隻走進她的心上。

峽谷的月光慢慢地流，  
流進我的寶寶睡夢的池塘，  
蝴蝶，紙船，銀色的蜂，

隨著她的微笑輕輕顫。

峽谷的月光慢慢地流，  
我的寶寶酣睡了——  
她的夢裡有繁美的花，  
開在母親的歌聲上。

註：

得其黎溪即立霧溪，流過太魯閣峽谷，太魯閣泰雅族所居。  
《花蓮縣志稿》卷首大事記第一條記載：「明天啟二年（西曆一六二二年）西班牙人至哆囉滿（今得其黎溪）採取砂金。」

## 黃岡〈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Ina（註 1）常常在這邊呼喊我的名字  
叫我去那邊的雜貨店跟 Pilaw（註 2）買一包檳榔  
一條沒有禮貌的山路開過我家大門  
它跟我一樣有座號  
它是 11 號 我是 9 號  
去年，Kacaw（註 3）的狗來找我玩時  
被撞死在路上

Ina 說：

「只是小狗沒關係，還好不是人。」

從此以後，四鄰的路口多了一根

凹凹凸凸的鏡子——

對著 Pilaw 的檳榔攤照

我們以為是 Pilaw 愛照鏡子

還躲起來偷偷笑她 但其實

我們小孩子才會一直跑到鏡子前面

看我們的臉變形變大變得很好笑

Ina 說以前才沒有這條馬路

整個部落都是連在一起 可以跑來跑去

我們的路走在沙灘上

阿公沿著沙灘到水埕去傳教

海浪會記得他的腳印 不會把他淹沒

現在山路載來了好多都市的人

也載走我們的檳榔、和魷仔魚

海灘就漸漸消失  
浮了好多「肉粽」(註 4) 上來  
我跟 Kacaw 都會爬在上面玩躲貓貓  
還可以抓 Kalang (註 5)  
我們的路走進了山裡  
沿著路穿過兩座山就會來到我家門口  
路的另一邊有雜貨店和教堂  
很多老人到現在還以為是從前  
過馬路就像在散步  
車子就會搖下車窗來罵人  
說我們馬拉桑(註 6) 了啦  
但是阿公才不會穿西裝把導係(註 7)  
他是要去那一邊的教堂  
馬路沒有很寬只是車很快  
所以我們都要排隊見上帝

註：

- 1：Ina，阿美族語「媽媽」的意思。
- 2：Pilaw，阿美族女性常見姓名。
- 3：Kacaw，阿美族語男性常見姓名。
- 4：削波塊，因外形像粽子，故許多人戲稱它為「肉粽」。
- 5：Kalang，阿美族語「螃蟹」的意思。
- 6：馬拉桑，malasun，喝酒醉。
- 7：把導係，padawsi，阿美族人在家庭聚會、朋友團聚或任何開心而聚在一起的場合，喝酒、唱歌、聊天的行為。

朱國珍〈Nhari〉1-7

【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

Nhari，Nhari——

太魯閣族語：快

快，貨櫃車

快開，火車快駛

沒鋪枕木的軌道，小米田

那邊再過去那邊，呼吸

除草劑，焦枯的青春。

漢人說在哪裡跌倒就

在哪裡站起來；Nhari

族人說在哪裡跌倒就

在哪裡躺好，看星星

好美麗，因父及子及聖神

喝補力康告解，補充

體力，喝一瓶再上，

喝兩瓶就乖乖躺倒，夢中

驚醒。不好意思

跟上帝太靠近。

Nhari，Nhari——

快，火車快追

怪手時速五公里，  
日薪台幣一千五，Sorry  
老闆說：沒有退休金。微笑  
補充外來語。貨櫃車  
開過休耕的甘蔗田，  
獵槍的眼睛快逡巡  
白鼻心，獵人來不及追憶  
部落的山羌果子狸，換來  
六個月刑期。快  
快，要快到哪裡去？

Nhari，Nhari——

很多國中生醉酒騎機車，很快  
摔死在田裡，來不及  
長大。十個表姊弟，  
一個習醫，兩個  
士官長，兩個警察，  
五個常蹲門前烤飛鼠，  
看命運的火車頭嘯嘯  
疾駛，那邊的後面和  
後面的那邊，小溪急躁  
流過時光的豐年祭。

## 單元四 文學獎攻略

張英珉〈阿巴斯還沒醒來〉

### 【第二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參獎】

阿巴斯還沒醒來

他的夢境中冒出傑克魔豆，身旁的辛巴達  
航行過慶典，地中海風撫著阿巴斯的藍色奶嘴  
在那有一隻馬戲團大象踩著地球前進  
乘著魔毯繞過一座綠洲及一棵雪松  
在悠閒的午後啜一瓶阿拉伯奶水

阿巴斯還沒醒來

夢境中沒有沙暴侵襲每個嬰兒的臉龐  
他還不知道每個孩子開始練習  
上學的路上匍匐前進，玩耍的時候戴著防毒面具  
在睡眠的時候被防空警報吵醒  
練習求生的遊戲

阿巴斯還沒醒來，九個月的他還不知道

世界為何嘈雜，為什麼在成長的路上揮舞心臟  
他不知道以色列人必須死亡

好讓以色列知道周圍有多少仇恨  
也不了解黎巴嫩人必須死亡  
好讓世界把以色列畫上惡魔的翅膀  
便也不了解，還有多少的親人可以失去  
可以讓兩千年的遺憾填滿地中海

那麼，阿巴斯，如果美夢能醒  
我們要知道未來一片安詳如光  
沒有槍聲，沒有炸藥，沒有難民營，也沒有葬禮  
沒有人抬棺，也沒有瓦礫，沒有掩埋，也沒有夜視鏡。  
沒有砲管，那麼也將失去鄰居間的瞄準  
卡納的神跡還在，但血液取代水化成酒  
在烈日下被蒸發，在砲擊中被遺忘  
阿巴斯還沒醒來，童話不會成為神話  
阿巴斯停止長大，在人們手中被高舉並刻蝕在紙張

然而啊，阿巴斯，地球依舊轉動  
仇恨踢著正步前進  
黎巴嫩的孩子不會忘記  
在每個被廢墟掩埋的阿巴斯墳上  
插上一根雪松旗  
以色列的孩子不會忘記  
他們也擁有許多阿巴斯  
在每個飛彈警報的夜晚  
重疊相同的表情

註：阿巴斯·哈軒，黎巴嫩人，一位 9 個月大的以黎戰火下的受害者。

## 陳宗暉〈舊傷〉

### 【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三獎】

頂著一樹一樹的蟬聲繼續走，側背海浪繼續走，一層一層過  
濾我。

徒步是心的顛簸，徒步比較容易感傷，感到血肉般的受傷，  
感到骨折，

所有的傷口音容宛在，浸泡在過期的海水。慢性發炎是火山  
口，疼痛是海溝，

是廢棄國宅的窗，是簡易碼頭的裂縫，是野溪流過水泥河道，  
是復建堤防，

是危險的安全。這個島嶼有時憤怒是因為舊傷復發。是帶狀  
疱疹。

我回到島嶼北邊的「五孔洞」，他們禁忌的洞穴是我隨地休憩  
的地方，

岩壁裡有凝固的禱辭，在這個沒有翻譯的海蝕洞裡，可以聽  
見頭頂有海浪：

像大海一樣柔軟，像大海一樣堅強。

我想起老人晃動的表情，有人是沒有父親的兒子，有人是沒  
有兒子的父親。

我是森林與大海的孤兒。我在他們受傷的地方徒步，腳底有  
心臟，

愈踩愈感到衰竭，愈踩愈感到抱歉。

## 游書珣〈穿過葉尖的名字〉1-7

### 【第 35 屆聯合報文學獎新詩·大獎】

散步時我想著你，此刻安睡於  
我隆起的腹部，一個空著的括弧  
等我填入全新的名字  
它不該過分誇耀，只要  
平凡而輕巧，加上恰好的強悍  
像蔓生腳邊，綿延成片的野生小草  
晚霞將它們烤出曠野的香味

我蹲下細看，細數千萬色階  
哪一種綠更像你，適宜寫入你的名？  
青色的毛蟲摩挲著尖刺葉緣  
一隻蚱蜢在葉脈上跳格子  
讓葉片晃出墨綠陰影，透露藏於  
葉片背面，即將降臨的夜色

是什麼從眼角匆匆掠過？  
輕踩禾本的花穗，隨即又被  
凌空的蒲公英截走，是在葉上  
逐一簽名又遠離的風，還是從我嘴邊碎落的  
呼息韻腳？我翻閱手邊的野草圖集  
語音一節一節，讀出陌生的名字

直到我們相遇，你將怯怯地張開眼耳  
用它們來拆開「世界」這份大禮  
裡頭有你獨一無二的名字，當我喚你  
回到野草茂生的這裡，學我蹲下  
但你蹲得更低，發現葉片上有些  
只有你看得見的精靈；他們的模樣像你  
在空氣裡畫寫自己的名字  
你的語言終將緩緩成形，念出他們  
遺留於葉尖的第一個字

親愛的，於是我就這麼變老  
而你的視點逐漸扶高，你將  
仰望大樹，好奇那些碩大的樹冠  
偶爾，你會不會回望腳邊，循著葉脈  
細密的掌紋，指向遠方的消失點？  
那裡有個很小很小的母親，帶著腹中的你  
散步，閱讀，乘著夏日的微風慢慢走遠  
試圖帶你抵達那些，未曾受到注目的  
微小與繁複，與愛有關的各種字眼

蕭詒徽〈並不〉

【第十二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

你知道離開漩渦的方法是不要動嗎  
和離開今天的方法一樣  
又是晚上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明明不是海  
卻有那麼多浪。明明不是昨天，卻  
沒有什麼不一樣。你睡了嗎  
你知不知道除了明天  
我們還能去什麼地方

你睡了嗎。拉開窗簾  
看見別人的窗戶發出光亮  
那些不屬於我們的影子  
都屬於更好的形狀。又是晚上  
我多怕你夢見更好的我們  
然後才醒  
怕你因為更好的我們而傷心  
像一張地圖  
讓迷路的人傷心那樣

你知道結束迷路的方法是不要動嗎  
和留在昨天的方法一樣。明明不是海

有人把船永遠停在今天的房間  
有人並不  
有人因為放棄航行而得到幸福  
有人並不。現在的我們  
就是更好的我們了嗎？多怕明天  
依然不過只是又一張床  
然後才醒：「原來抵達  
只是不再離開某個地方……」

你睡了嗎。明天早上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拉開窗簾  
看見自己的窗戶發出光亮——  
我多怕你因為早上而傷心

像一道影子  
讓稀薄的人傷心那樣。太陽出來了  
你相信自己嗎？睜開眼睛  
明天就在這裡  
有人去了更遠的地方  
有人並不  
有人因為沒有得到幸福而傷心  
有人並不

楊書軒〈桃花源 2010〉

【第 33 屆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

「凝視那河」，父親說。但父親死後  
已無人渡船，無人順河流而下，現賣魚產  
我與大哥揣想，不再承襲父業——  
船的維修，繫纜技法，聆聽光陰的暗流  
水潮漲落，魚群出沒的數量，與時序  
敬畏河的渴與怒，適時奠酒，休補，給魚苗  
生息復育。「河是有眼睛的」，他說，但我們說  
這一切都遠不如遠洋的捕撈漁業

大豐年，喊價的尖銳聲切成鮪魚片片  
鯊魚被吊起像飛彈，運往文明國  
夜裡，海以安魂曲敲打船舷，垂直墜落、高揚  
往復迴盪如曙光，清早海豚的血閃過半月型的海灣

被裁員後我們唯一的遺產，桃花源就畫在魚皮上  
如魚鱗般閃爍著，水光研展，一條父系之河  
但我們捨棄，而是鑿出兩點之間  
最精準的直線——避開地圖上，銜接冥河的峽谷  
濃霧，催眠下的森林，隨沙洲起伏，呈輻射狀  
散開的河域，群獸嘶吼，其回聲，散落在沿岸各處  
猙獰逼視著，避開這一切無疑幸運，更幸運的是

一點綠光，在靠近隧道的出口處，露水般晶瑩  
於是我們穿過，浸洗，各自追尋——  
遠眺母親的故鄉，海風捲起穗浪，沙沙沙遠近  
來回，漲潮般洶湧，沒入雪山的落日  
她生前哼唱童謠的靈魂回來了，重新  
與亡父戀愛，如同我在此，打造廢棄的竹圍  
成為工作室，播種當季的蔬菜，植一株  
無花果，重新擺渡，凝視那河

河水年復一年，我卻發現桃花源一隅  
以農舍為城池，售為旗幟  
只見大哥走來，拉風說道：我非要在鑿出  
另一場霸業，好矗立在下一片桃花源的中間